

『名师讲义』丛书

王钟翰 著

清史满族史 讲义稿



M
C
MING SHI
ONG SHU
JIANG YI



漓江出版社

LILINGJIANG PUBLISHING HOUSE

清史滿族史讲义稿



王鍾翰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史满族史讲义稿/王锺翰著. —厦门: 鹭江出版社,
2006.5

(名师讲义)

ISBN 7-80671-274-7

I. 清... II. 王... III. ①中国—古代史—研究—
清代②满族—民族历史—研究—中国 IV. ①K249.07
②K28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70224 号

“名师讲义”丛书

清史满族史讲义稿

王锺翰 著

*

鹭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编: 361004)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福州市福新中路 42 号 邮编: 350011)

开本 890×1240 1/32 14 印张 3 插页 361 千字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71-274-7
K · 23 定价: 25.50 元

如有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作者像（1993年摄于书屋）

● 作者简介

王钟翰，汉族。1913年8月2日生于湖南省东安县。1938年、1940年分别获燕京大学历史系文学士和文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1943年任讲师。1946年赴美国哈佛大学进修两年。返国后回燕大历史系任副教授，兼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代副主任。1952年调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任教授至今。兼校研究生部名誉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兼任研究员、北京市历史学会顾问和中国民族史学会顾问。长期从事历史学与清史、满族史的教学和科研。已出版专著九部，论文近百篇，其中《满族简史》与《清史新考》均获国家级著作优秀奖及日本满学协会颁发的优秀成果奖。曾多次应邀到美国、意大利、法国、日本等国家讲学和学术访问。

对董提“雍正疑案”一题之我见

一题，

顷接友人一函提及“雍正疑案”，承不取下阅，敢不略承鄙见，以答高瞻遠瞩之雅命；兹依所提出之四题，顺序作答如次：

1. 贵友人金君係清室近支，据云曾目覩傳位之詔書為“傳位于四子”，四子上有無“皇”字，因不悉此中讲究，故未詢及。“于”字明顯為“十”字添改，用“于”非用“於”。因一向印象清宮疑案較深，偶然遇到相关草稿（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即難忘記。金君名啓星，逝于丙午（1926年）。

答：昔者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简称一史馆）编撰部朱金甫同志曾複印康熙遺詔一份現今仅存的康熙遺詔滿漢文对照原件縮印照片（汉文部分字迹尚清晰可辨，满文部分殘缺模糊，不可辨認）。所謂“皇十四子”之“十”字，未示言“于字明顯為十字所改”。其宗《遺詔》滿文文本中之“十”字怎能改成“于字”呢？

2. 宣統溥仪“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有一處提到在宮中對處搜尋翻看，而在佛龕中找出一捲密封

作者手迹



自序

上世纪 30 年代末，我在北平燕京大学研究院历史学部当研究生，两年后毕业留校，任助教，并在历史系开过清史与明史两门课。当时我二十七岁，登上教授讲坛，还算年轻，对清史情有独钟，涉猎所及，自以清人所著文史为多。又因精力充沛，对邓文如（之诚）师所授清史一课，特感兴趣，一下课，即回宿舍，伏案整理讲稿，用蝇头小楷，恭恭敬敬誊录一遍。一年下来，讲稿积累竟不下二三十万字，装订成册，送呈邓师过目，并乞审订。邓师一见用毛笔誊录过的讲稿，十分高兴，即将讲稿留下，并谬承奖许。

过了大约三五年，我去邓师家询问讲稿是否改好，邓师告我已被中央党校清史学系两位年轻教习借走，迄未送还。我闻罢顿时闷闷不乐，垂头丧气，怅然而返。

转眼又是数十年忽焉已过。就在前年年底前的某一天，我接到任士英同志的一个电话，问我答应写的《清史满族史讲义稿》写好没有？我已根本不记得有这么一回事了。对方却说，你不是签订过出版合同吗？答应在今年年

底前交稿，明年六月出版。我听罢仔细回忆一下，仿佛记得确有其事，只得答应争取在次年春夏之交赶写交稿。但前年春由于预防非典型肺炎，中央民族大学严禁校园和家属院区内外人员进入和造访。昼间十分清闲，一人僻处斗室，把管仰屋，伏案作书。晨兴颇早，从容撰缀，每日多则三四千字，少亦一二千字，于规定的夏秋之间当可完稿，似无问题也。

私念我这本十分不像样子的书稿，自不敢奢望能登大雅之堂，也不敢盼望能得到学者专家的青睐，即使一般读者亦很难望其品评。而今我年迈已九旬有余，思路与笔力大不如前，幸得及门邸永君同学为我审阅一遍，并多有推敲改定，勉强得以定稿。时间紧迫，仓促间定稿，固无暇顾及言之无文与句斟字酌也。是为序。

王钟翰 2004 年 8 月原序于北京中央民族大学，
2005 年 3 月复又改定，时年九十有二

目录



自序	(1)
第一讲	什么是清史满族史 (1)
第二讲	如何研究清史满族史 (5)
第三讲	关于满族形成与发展中的几个历史问题 (84)
第四讲	清前期满族政治与社会诸问题 (140)
第五讲	“清宫四大疑案”是怎么回事? (195)
第六讲	多尔袞的独裁与专政 (200)
	[附] 释汗依阿玛 (203)
第七讲	康熙与鳌拜、施琅以及台湾郑氏诸问题 (220)
第八讲	清圣祖遗诏考辨 (242)
第九讲	雍正篡位与胤禛西征 (259)
第十讲	对重提“雍正疑案”一题之我见 (285)
	[附] 释阿其那与塞思黑 (286)
第十一讲	乾隆与和珅 (292)
第十二讲	嘉庆与白莲教 (309)
第十三讲	道光与魏源 (331)
	[附] 清廷之“贡使”朝仪诸问题 (337)

◆ 目 录

第十四讲 咸丰与同治中兴——以清朝疆域为中心话题	(345)
〔附〕理藩院与蒙古	(370)
第十五讲 光绪与慈禧听政	(384)
第十六讲 末代帝师陈宝琛	(388)
附录一：王鍾翰自撰文	(392)
《洪业论学集》评介	(392)
《五石斋日记》序	(407)
滇语后记	(409)
哈佛燕京学社与引得编纂处	(409)
《汉满大辞典》序	(416)
孔飞力教授《叫魂者》评介	(419)
附录二：阅读王鍾翰稿兼论评	(425)
读我师《王鍾翰手写甲丁日记》序	(425)
王鍾翰先生与清史满族史研究	(427)
读《清史余考》感言	(435)
王鍾翰先生其人其事	(439)
后 记	(444)

第一讲 什么是清史满族史

历史就是被后人记录下来的已经过去的人和事。人有好坏，事有善恶，作史者秉笔直书，不为尊者讳，亦不为亲者隐善扬恶，使来者于数百年之后，读其文，如见其人其事，展现于眼前，取信千古，俾读史者与治史者有所借鉴，殆无疑义。

中国通史非断代史与专门史可比，吾师邓文如（之诚）先生云：“略依纪事本末之例，先之以世系，注明年代，稍及统系，以存通之本义，兼使读者得以与本书相参；次之以制度，制度为一代典制……尤重地理、职官……次之以学术、文学、艺术……终之以生计，以为读史意义根本在此。民族兴亡，无不关乎生计之盈绌。”（邓师所著《中华二千年史·叙录》，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34年，邓师所著《中华二千年史》被列入当时《大学丛书》十部中之一部，将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邓师曾征序于章太炎（炳麟），而邓师原于《二千年史叙录》有云：“昔人深痛于靖康之祸，每归咎于崇宁禁止读史，准斯以谈，则金人入寇，羽翼齐楚，与今日日本何殊？”又云：“二千年来，外患未尝一日或息，轩黄胄裔，危而复安，弱而能存，灭而再兴者，何莫非由群策群力得来？其艰难经历，非史事何由征之？窃以为今日诚欲救亡，莫如读史；诚欲读史，莫如注重事实。”太炎先生对师原叙甚为赏识与赞同，不及作序，复书有云：“鄙人（太炎先生自称）提倡读史之志本为忧患而作。顷世学校授课于史最疏……其祸遂中于国家不知辽东玄菟为汉郡，故以东北为绝域；不知汉之右北平郡领县多在热河（翰按，即

今河北省承德市与辽宁省西南部一带），故以热河为塞外；乃至在官文牍亦称东北为满洲……以是东寇（指日本）狂猖，伪主（宣统溥仪）纪叙（翰按，指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即位），皆视以为当然。藩篱一失，燕冀（翰按，指北京市河北省）遂为极边，史学者略窥史传，其昏妄不至如是之甚也。”（翰按太炎先生复书作为代序，曾影印于《中华二千年史·叙录》之前；后于1956年由北京中华书局将《二千年史》明清两部分包括在内的全书再版之时，竟将太炎先生代序之复书全文删去不录，殊为可惜！）其实两先生治史提倡读史之旨趣无不一一暗合。如果读史而不身体力行，以家国兴亡为己任的话，不如不读史也。

古人修史，首推孔子作《春秋》，其次则司马迁撰《史记》，稍后则班固编《汉书》，遂为后世历代王朝断代修史之圭臬。迄至宋明以降，宋司马光之编纂《资治通鉴》，历时十有九年，长达二百九十七卷之多；而顾炎武用毕生精力，搜罗史料，印证实物，奔走南北，寻访风土人情，引经据典，一年写出不过数条，其有不合者复加改定，其古人先已有者则遂削之。盖尽三十余年乃成《日知录》一编，自是顾炎武一生精力所注之上等佳构也。我等自不敢高攀古贤如大小司马以及顾亭林等博大精深之先贤圣哲，但也不能妄自菲薄，敢不加倍努力发奋，以求有所长进者耶？

清史就是清朝入关从顺治元年（1644年）起，到宣统三年（1911年）为止，经历有清一代共有267年的历史。而满族史应该从努尔哈赤创建后金国的天命元年（1616年）那一年开始算起，再加上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的32年。因此，满族史到宣统三年直到现在，至少已存几百年的历史了。我们知道，清朝社稷已亡，而满族平民老百姓与清朝满族贵族统治者皇帝与王公大臣不能混为一谈。虽然民国初年改朝换代之际，满族平民老百姓也遭受过大汉族主义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政权的不幸遭遇，除了满族贵族的头面人物如溥仪、载涛等极少数个别人以外，大多数满族

平民老百姓都改名换姓，或冒充汉姓汉名的也不在少数。解放以后，在党的民族政策的正确领导下，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满族人民也同样得到进步发展。历史事实证明，直到今天为止，满族总人口数早已超过一千万。

开始出现于 17 世纪 30 年代的满族共同体，到底算不算是一个“民族”，曾经引起过专家学者和民族工作者长期讨论而迄未达成共识的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内的问题，是一个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很大稳定性的人们共同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提到的民族通常是指从古代直到现代不断出现的具有民族共同特征的一切人们共同体。关于民族形成的问题，必须结合一个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具体过程，进行综合的分析研究，才能得出比较切合实际的结论来。满族作为一个民族，从具体历史事实出发，是研究满族历史所应遵循的最根本问题。在对明代女真（满族前身）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对满族这个人们共同体在明朝时的形成得出了一个这样的结论：满族这个民族主要来源于具有血缘关系的建州、海西女真人，他们在新的情况下更加密切地结合，形成为满族的主体。满族作为一个民族，如果只有建州女真人这个核心部分，而没有核心中不可或缺的海西女真人被吸收进来，要想进入辽沈地区，进而南下入关夺取中央政权统一全中国，是一件不可想像的事。历史事实是，满族入关以后，长期与汉族广大人民杂居共处，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信仰、生活习俗上各方面大量接受了汉族的影响，不但丰富了满族的自身，同时也多方面丰富了汉族的政治经济生活。辛亥革命在武昌起义，一声炮响，不但推翻了清朝贵族统治的封建王朝，同时也彻底打破了八旗制度对满族广大人民的牢固桎梏，使满族成为一个充满自信和活力的民族。

再说清史与满族史研究的关系问题，两者本为一体，内部联系极为密切，但究竟清史为断代史，满族史为民族史，各有不同之处，融会贯通，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尤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完

成。然对满族史的理解和研究，应该是研究清史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对满族的形成和发展以及独特的社会性质和文化生活的深入钻研就难以把握清朝统治集团的特性，难以探讨有清一代封建王朝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信仰、军事生活的底蕴。反之亦然，不懂得清朝一代的行政措施和地方建置，亦无法跨进深入研究满族史的堂奥。举例而言，风行一时的《康熙传》（蒋兆成、王根著，人民出版社，1998年；高阳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冯国超主编，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年；邱东平编著，远方出版社，2002年）、《雍正传》（冯尔康著，人民出版社，1985年；冯尔康著，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冯国超主编，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年）、《乾隆传》（唐文基、罗泗著，人民出版社，1994年；冯国超主编，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年）是清史专著抑或是满族史专著呢？答之曰：从清史一代断代史来写的话，即是清史专著；从民族史的角度来写，即是满族史专著。

第二讲 如何研究清史满族史

一、对清前期历史必须作综合比较研究

清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而清前期（1644～1840年）正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最末端，它继承着历代封建王朝各个方面的遗产，但又有着不同于前代的许多特点；同时，它对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也提供了一定的内部条件。因此，深入研究清前期的历史，对进一步了解和认识中国的前天、昨天和今天，都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首先值得提出的是，清朝在我国历史上是继元朝以后第二个由少数民族贵族所建立的统一王朝。历来中外史学家对它都提出过不同的看法和作出过不同的评价。但重要的问题在于，自清军入关后大约四五十年期间，在全国范围内，平定了三藩之乱，统一了台湾，抗击了沙俄侵略者，恢复和发展了社会经济，我国各兄弟民族之间的关系也进一步得到协调和发展。这些都是客观历史事实。特别是在康、雍、乾中叶以前（1662～1765年）这一个世纪内，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还是居于当时世界文明发达国家的前列，它的落后只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近一百多年以来的事。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与康熙皇帝玄烨（1662～1772年）差不多同时的法王路易十四（1643～1715年）和俄国彼得大帝（1682～1725年），他

们能鼓励和引进科学技术，终于导致了法国专制政体的破产和北方强大的俄国的建立，而中国却一直停留在封建社会末期呢？

不少历史学家认为，康熙统治时期，由于满族社会经济形式的落后和受到汉族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影响，以“天朝”自居，对外闭关锁国，拒绝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终于使得全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就长期地陷于发展迟缓的状态中。据我个人不成熟的看法，单单揭露清朝统治阶级的反动本质，就迅速地对康、雍、乾这一历史时期作出否定或肯定的判断，为时尚嫌过早。因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①为了对这段历史得出一个比较符合实际的科学的答案，我建议应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联合成立一个清前期历史综合比较研究中心，制定规划，组织人力，暂可分为几个方面，从当时历史实际出发，进行综合比较研究：

（一）历史资料方面 本国的历史资料除汉文的以外，应大量搜集编译满、蒙、藏等各族用本民族的文字记载下来的资料；同时，国外的外文资料，也应尽量搜集选择许多西方传教士来华所写的拉丁、法、意、德、荷、俄、日、英各种文字的书刊和有关资料。

（二）社会经济结构方面 这一方面必须与经济研究所和民族研究所的专家们有计划地进行分工合作，不但对当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整个传统制度要作纵的剖析，即明清两代甚至在这以前和以后的沿革、因果关系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和探讨；而且还要对西欧各国的封建社会经济结构进行横的综合比较研究，看看到底有些什么相同或相异之点及其所以产生异同的原因和条件。

（三）政治制度方面 同样，不但要对本国作纵的综合比较研究，同时也要从横的，即对欧美各国的政治制度与法律系统，进行全面研究，有何异同，所以产生异同的原因和不同的后果及影响。

（四）文化思想与宗教信仰方面 除从纵的，研究儒、释、道

以及天主教、伊斯兰教的传入和各种秘密结社的传播，及其产生、演变的原因、过程和社会效果以外，还要从横的，世界各国的哲学思想和宗教流派，进行综合比较研究。

(五) 历史人物评价问题 不但要研究农民起义领袖所起的推动社会发展的进步作用，同时，也要研究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统治人物的历史作用。这是由于“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②

(六) 满族的特点问题 满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在人关前后的一二百年期间，它正处于上升发展阶段，在不断接受汉族几千年来 的封建经济、文化和政治制度的情况下，它是从落后的生产方式向高一级方向发展，对本民族来说，它是在起进步作用的；但另一方面，清王朝建立后的政策措施，虽给濒于衰亡的封建制度注入几针强心剂，但对整个中国社会向前发展却起着阻碍作用。如何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是需要进行一番综合比较研究的。

总之，对清前期的历史，必须从当时的历史实际出发，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纵的（上下古今）和横的（左右中外），在搜集掌握大量的丰富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全面综合比较研究，撰写出若干篇长短不拘的有分量的专题论文，经过多次反复综合比较研究，才能得出一个比较接近符合当时历史实际情况的令人信服的结论来。

注 释：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上册，第28页。

②《列宁选集》第1卷，第26页。

二、初学清史必读书目

目前国内外史学界所公认的，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应该从 1644 年（顺治元年）清兵入关那一年算起，一直到 1911 年（宣统三年）清王朝被推翻为止，凡十二帝，历时 268 年，这段历史叫作清朝史或清史。不错，过去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特点看，把从 1840 年（道光二十年）到 1919 年（民国八年）这七八十年的历史划为中国近代史。即使不把从 1912 年成立民国后的八年计算在内，中国近代史的头七十年也还包括在清史范围之内。为了科研和教学的方便，把近代史部分特别突出出来，是完全可以的，也是很有必要的。但必须承认，两者既有关联又有区别，是相互交叉、相互补充的。

比起过去历史上许多封建王朝来，清王朝近三百年（包括入关前的二三十年）的统治时期不算短也不算太长，但距今的时间（才七十多年）是最近的。因此，保存到今天的大量实物和文献资料，真是汗牛充栋，多得几乎无法估计。据了解，仅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藏的满文档案就多达九百几十万件，加上台北档案馆和辽宁省档案馆所藏，总数在一千二三百万件以上。作为一个清史工作者，即“皓首穷档”，恐亦无卒业之一日，何况不懂满文的同志，更无从问津了。

有志从事清史的初学者，我建议从先读三部书入手：一部是已故著名明清史学家郑天挺先生写的《清史简述》（原名《清史讲义》，1980 年中华书局出版，改今名）；一部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戴逸同志主编的《简明清史》（已出一、二两册，1980 年与 1984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另一部是《满族简史》（集体编写，1979 年中华书局出版）。前两部都是最简明、也是最有系统的深入